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五十回 程員外聆音擇婿 張別駕設計傾賢

詩曰：東牀坦腹重修能，惡宦徒思繫赤繩。
片語不投成怨府，暗思羅網困飛鵬。

話說程望雲因媽媽談及女兒親事，說及世上有那十三歲婦人生下兒女的，都是為爹娘的不知痛癢，把女子自小配與人去，血氣不足，天癸未臨，勉強入房，耗其真元，多犯血淋癆瘵之症，以致夭亡，豈非父母送卻女兒性命？媽媽煩惱道：「凡說話，你便要扯長篇。且休替古人耽憂，把女兒正經事留心則個！」

程望雲道：「院君講的是，明日整理早膳，待我吃罷，為福兒去覓一快婿。」媽媽道：「為女議婚，必須冰人月老，怎麼自去尋得女婿的？」程望雲點頭道：「院君呀，你女流們省的什麼？凡婚姻事，用了媒妁，誤煞乃事！」媽媽笑道：「你看那一家嫁娶不用媒人呢？老了一把年紀，講這沒脊骨的話！」程望雲道：「那媒人只圖肥膩歸囊，豈顧人家成敗？古人說：『寸絲為縷，千金不移。若聽媒人之口，輕於成就，錯配姻緣，追悔無及矣！』」媽媽聽了，心下焦躁，掇轉身不理。

程望雲暗笑了數聲，即沐浴焚香，對家廟前拜祝道：「弟。子程某，為長女福兒親事，欲自行擇婿，不知姻緣落何方，故焚香默禱於宗祖之靈，求以香煙指示，煙氣衝曩之處，便有佳婿存焉。」祝罷，再拜，只見一縷香煙從中直上。少頃，一陣風來，那煙氣逕衝過西北上去，縹緲盤旋，半晌不散。程望雲帶一老僕，取路往西北上來，凡遇書堂貿易之處，便盤桓講說，暗覓佳婿。一連走了三日，並無可意者。這媽媽氣的不耐煩，發話道：「老迂貨，多少豪門大族求親，閉了鳥嘴不理。」

今日胡廝弄，自去尋覓女婿，可知道搗鬼呢！」程望雲道：「不得佳婿，縱十年也不駐足哩。」次日，老程復帶老僕，往西北郭外去。行至下午腹中漸覺饑餒，主僕二人同進村店吃飯。

正欲舉箸，猛聽田歌之聲，從店門外唱入來。程望雲停箸舉目看時，卻是四個農夫，俱頭戴遮陽笠，身穿禿袖短衫，精赤著一雙腳，肩上橫擔著一柄鋤頭，因往田裡種作，這時候回家吃點心酒。內中有一少年，年可二旬上下，生的劍眉大眼，方口長耳，那一支鼻樑，圓丟丟宛如懸膽。程望雲看了這一表人材，十分歡喜，一手將少年挽住，問道：「大哥青春幾何了？」

唱的絕妙歌兒，再肯見教一個麼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晚輩賤庚十九，那歌兒是田野間胡言消遣，怎好污太公尊耳。」程望雲道：「佳音絕通，願求一歌，老朽傾耳以聽。」那少年謙辭不允。

店主道：「三郎，長者尊命，怎好固拒，便唱數句兒何妨？」

那少年只得頓開喉嚨，以箸作板，唱一出短歌云：南畝權棲隱，耕鋤樂其生。東窗篩日影，呼朋下田。偷閒談古典，停耨誦黃庭。環坐樹陰下，傳杯三五巡。幽歌韻相葉，何必雜銀箏。終日恣歡笑，巡環無主賓。視此農家樂，悠然藐利名。程望雲聽罷，撫掌稱妙，少年捉空兒逕進裡面去了。程望雲吃罷酒飯，一壁廂算還店帳，問店主道：「那後生是公何人？」

店主道：「村老第三個犬子。」程望雲道：「可有妻室麼？」

店主道：「小店經營微薄，只可餬口而已，長郎年近三十，尚未有室，焉能穀輪到第三個兒子？」程望雲道：「僕長女年甫二旬，貌雖醜陋，頗諳女工，意欲配與三郎，不識尊意允否？」

店主捶胸道：「爺爺呀，折死我也。」程望雲道：「寒家雖居城內，亦以貨殖營生，願得三郎為一佳婿，吾願足矣。又非豪宦族，閥閱名門，老丈不必推辭，願行俯就。」店主道：「人名樹影，我豈不知員外富饒充足，遠近振聞。村朽一室如斗，朝暮不給，怎敢與尊府結姻？」程望雲再欲言時，食櫃邊轉出一人，向前道：「大哥差矣。程員外看上三郎，願將令愛結為姻婭，這是子姪之福，大哥何故堅辭不允？員外不嫌村俗，小子作伐何如？」程望雲歡喜道：「甚好，求教姓字，以便交往。」

那人道：「小可姓胡，賤字子章，這白髮者便是家兄鬍子車，與舍姪等務農為生。」程望雲道：「務農乃天地間第一樁恒業，吾女終身有托矣。」袖中取出一雙金鐲，遞與鬍子章道：「此物乃小女腕中所帶者，煩叔公付與令姪三郎，執此為定，永無他議。」鬍子章雙手接了，兩下一拱而別。

程望雲一逕回家，對家廟前點燭頂禮。媽媽迎出來道：「員外可覓得佳婿麼？」程望雲道：「院君賀喜，已選下一個女婿了。」媽媽細問「住居宅第，家道如何？郎君可讀書否？」

程望雲道：「那家子開個酒鋪，茅屋數間，盡可棲身。郎君年已十九，力能耕種，足稱吾門佳婿。」媽媽聽了，跌腳道：「苦耶，吾的女兒嫁與那農夫，豈不誤了他一生事業？那茅草屋內，可是我家女兒安身的麼？」

程望雲大喝道：「胡講，你婦人家省的什麼？大凡庸夫俗子，為兒女婚配，只論門第，不詢兒郎。那富貴之家，只圖著聘禮隆盛，勢利炫耀，把女兒雙手拱獻，情願賠下妝奩，滿望附勢攀高，女兒一世享用。誰想嫁與那膏粱子弟，不知民情世態，倚著現成富貴，買笑追歡，揮金如土，他自有那一班一輩王孫公子耍樂盤桓，誰將你丈人老子放在眼裡？及後勢敗財空，一貧如洗，三餐尚且不敷，妻子有何倚仗？你不見前村邵員外，只生一個女兒，憑那媽媽張主，一心要對高頭壁，與城裡伍刺史結親。你想，平民之女，嫁與貴公子為妻，豈不蓬華增輝，滿心歡喜？誰想那公子從幼兒嬌養，不解世務，爹媽身死之後，家業漸漸凋零，將妻子妝奩衣飾賣的罄盡，兀自朝魚暮肉，肥嚼不止，可憐見半載之間，死於廟角，使妻子重去嫁人，這是個扳高親的下場頭。又有後鎮錢社長，也生的一位女孩兒，嫁與王百萬為媳。那王百萬父子使心用術，克眾成家，做下的都是千年之計，不想一場大火，幾場人命官司，弄得他家資消敗，父子相繼而亡，至今他女兒回娘家守節。這是不擇賢愚，只貪財禮的樣子。故嫁女必擇婿，郎君們端莊聰俊，相貌不凡者，自能立身殖業，何必恃父祖宗族之勢利乎？」

媽媽道：「這一片話，雖講的近理，但婚男嫁女，必須門戶相當。若與那無名小族、貧乏之家，豈不被人笑話？」程望雲道：「當初漢高祖乃一亭長耳，未聞是甚名家宦族，呂太公一見，便道：『龍鳳之姿！』以女兒招他為婿，日後身居九五，呂太后何等受用！那劉先生雖是帝室之胄，流落涿州，以結屨織席為生計，未聞有什麼財產家資，後邊鼎分三國，稱帝蜀都。這都是沒根基的豪傑，取甚門戶相當？」

媽媽道：「依恁講起來，人家養女兒的，只索與那貧寒子弟，莫想這閥閱名門。」程望雲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凡覓婿，不在乎富貴貧寒，只以郎才為重。昔日孔子說，公冶長雖居縲紲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女妻之。南容三復，白圭以其兄之女妻之。孔。仲尼乃自古及今的大聖人，擇下兩個女婿，取其才德，豈論富貴？當今的人，只省的趨炎附勢，做那呵卵脬、捧粗腿的勾當，豈識聖賢大道？多少人苟圖門第，不論郎才，誤了女孩兒一生一世。我男子漢家自有卓見，管教三個女孩兒不受虧罷了。」

媽媽道：「只願如此，有甚話講？」夫妻兩口兒反成歡喜。過了數日，程望雲接鬍子車面議，送禮到鬍子車家裡去，隨即選了吉期，迎取胡三郎贅居程宅。當日洞房花燭，賓客填門，媽媽見三郎人才齊整，諒來福兒也是合意的，彼此安心，各無話說。

隔了半個年頭，程望雲偶於村落中行過，猛然天陰下雨，奔至村鎮盡頭是一鄉館，忙閃入避雨。恰值先生不在，眾學生成團打塊的玩耍，只有一披髮童子，年可十三四，端坐不動，被眾頑皮拖扯下來，一齊嚷道：「好嘴臉，裝這模樣，偏要你一耍。」童子道：「不可，有客在此。」眾學生拖住不放，童子道：「放手，外觀不雅。爾等定要我來耍時，可分作兩班，認下原被告，待我審問一番便了。」眾頑皮依允，各尋對頭扭結。又有幾個裝作門子、皂隸，排列兩旁，吆喝一聲，一公差跪下稟道：「少錢糧鄉人拿到了。」童子喝道：「怎麼欠下錢糧，不行完納？」鄉人道：「久雨不晴，禾稻淹沒，顆粒不收。」

小的一家數口，飯也沒得吃，怎能完納錢糧？」童子道：「朝廷糧稅，雖是至緊的公務，奈何口食不敷，怎好追並，寬你三月限期，再行遲誤，一並問罪。」鄉民哈地笑了一聲，跳起便走。童子喝令皂隸拿轉來：「官長之前，擅行笑耍，左右掌嘴。」

皂隸將鄉民打了一個嘴巴，鄉民撩裙擄褲，一路罵出去了。童子笑道：「刁民故態，不足與之較論。」兩旁公人又吆喝道：「告狀人進來！」兩個頑皮扭結跪下。一個道：「哥哥恃強，占小的產業。」一個道：「弟聽內言，毆辱親兄。」童子道：「同胞手足，何忍爭執傷情？我老爺也不打你，但願你弟兄和睦，休聽旁言。今且休論理之曲直，為兄弟的整一杯酒，求服哥哥罷了。」那兄弟不服，正爭嚷之間，剛值先生來到，童子忙忙地跳下公位。先生笑道：「好一位老爺，且請下來，受用幾條竹根。」童子端坐不動。先生提起竹片，劈頭劈臉打去。

程望雲一手挽住，勸道：「老師莫打，這是老夫的門婿。」先生回頭看了，忙棄下竹片，向前施禮道：「程員外，許久不會了，今日何干，得臨敝館，失瞻，失瞻。」程望雲道：「雖與老師面善，奈何忘失尊姓，先請見教，還有事奉懇。」先生道：「學生姓鄒，賤字鐘庭，數年前曾在高鄰章宅處館，員外可省的麼？」程望雲道：「失敬，失敬。老夫今日偶爾從此經過，避雨於尊館之中，意欲招此披髮郎君為婿，敢煩老師為一冰老，萬勿見拒。」先生附耳道：「這小子年已二七，終日價狠讀，巴不上三五行書哩。其父是一漁戶，怎好與員外結親？」程望雲道：「老夫只瞧上這女婿，莫管他出身名望，煩老師與親翁一說，便送禮迎婿過門。」先生領命，兩下相別而散。次日，鄒鐘庭親到程家相拜，備將那漁父腳色說了，此事敝東概允，但云家貧無以為聘，乞原情甚感。程望雲笑道：「婚姻論財，夷虜之道也。煩為轉達，不必介懷。」送禮迎婿，一如胡三郎故事，不復煩絮。

原來這童子姓王，學名忠嗣，程望雲以小女壽姑配之，當晚贅入程門，遍接諸親筵宴。媽媽飲酒之際，對丈夫道：「長女福姑、季女壽姑，皆是員外主張，覓了佳婿。第二個女兒親事，也該讓老身揀選。」程望雲笑道：「孩兒等是院君開腸破肚生的，擇女婿乃一場美事，瞧的合意，便當明講，大家可以裁處。」媽媽道：「遠不在萬里，近只在跟前。」將手指著席間一個後生道：「這姪兒可配的祿兒麼？」程望雲點頭道：「予亦有心久矣，奈是姑舅之親，有礙於禮，故未曾談及。」座間老親一齊道：「姑舅之子，雖難結姻，然係從堂兄妹，於理兀礙，我等願為掌判，立就姻親。」即呼喚那後生出席，拜於程望雲夫婦眼前。媽媽拔下一支簪子，遞與後生為定。那後生喚做呂一鶴，乃媽媽堂姪，此時年有二旬之外，當下受了簪子，對眾親謝了。眾親又道：「待你父親回來，便好完親。」呂一鶴道：「爹爹在蕪湖收布，早晚多分到家。」諸親復令就席飲酒。當晚程望雲夫婦為三女擇婿已定，歡喜不勝，慇懃勸諸客之酒，直至天曉方散。

原來這九和村中兩個大戶，這程員外便是富戶，那姓張的為之貴戶。這貴戶名為張令休，乃當朝司禮少卿張同休之弟，張昌宗、張易之皆係同宗，因這二人得倖於武太后，合族顯耀無比。這張令休官居平涼別駕，只生一子張謐，天資穎悟，下筆成文，只是立性貪婪，舉止詭譎。他父親看上了程望雲家事，向來要圖兩下結親，日逐因循過了，不期數月之內，程家贅了兩個女婿。當下算計道：「若再遲緩，則第二女畢竟也要議親了。」即央請本村中兩個閒漢，一名沈鬼，一名孟大慧，同往程家求親。程望雲道：「張老先生既有盛雅，何不早言？今三女俱已受聘，怎好應允？乞二公善言復之。」沈鬼道：「大令愛許那田夫，小令愛許那漁戶，滿村中都是知道的。二令愛尚未牽絲，何得托辭見拒？」程望雲道：「那晚王家小婿入贅之時，已將第二女許與表姪呂一鶴為室，舍親等議定，待妻舅一回，便行合巹。此係實情，非妄言也。」孟大慧道：「老員外不要錯了念頭，這張爺衙內比那二窮鬼差的遠哩。你老人家百年之後，也討一碗羹飯吃，終不成靠那農夫、漁戶過的日子？」

程望雲道：「富貴如浮雲，這也不在我心上。然農夫、漁戶，乃我情願招他為婿，與二兄何干？莫說我第二小女有了丈夫，縱未受聘時，也不與那恃才輕薄子弟。二兄請回，莫行饒舌！」

沈鬼再欲下說詞時，程望雲不理，拂袖轉入中堂去了。二閒漢討下一個沒趣，逕往張別駕衙中回話，搬下一場大是非。張令休大怒，聚集群僕商議，要害這程殺才。內中一僕，附耳獻計道：「如此如此。管取他家破人亡。」張令休歡喜，就令沈鬼、孟大慧做了眉眼，裝定圈套，捉空下手。有詩為證：

妖言喋強為媒，誰料無端構是非。
百歲良緣天已定，彎弓下石欲何為？

且說程望雲因沈、孟二人言語唐突，懷怒不理，進內與媽媽商議。媽媽道：「張別駕倚著族中權勢，專一嫁禍害人，用強行事。如今也等不的哥哥回來，將就選個日子，將祿兒送與一鶴成親，免彼覬覦生情，嫁物妝奩，從容完補。」程望雲從計，胡亂擇一吉日，令媒人相約，臨期送祿兒往呂家完姻。當晚，程家送嫁賓客正在中堂飲酒，忽然門外喊聲大舉，數十人明火執仗，蜂擁入來，將門窗、桌椅、圍屏、玩器，一應傢伙什物，盡行打碎，復哄入中堂來，口內喊叫：「程望雲謀財殺命，還我哥子屍首！」一壁廂喊罵，亂紛紛打入來。眾賓客見風色不好，一個個四散藏避，把那筵席上碗盞盤碟，索瑯瑯打得罄盡。大眾商議，又欲趕入內室來。程望雲暗中窺覷，已知備細，急聚集本族親丁，僱二健僕，商議道：「這三五十人是張令休豪奴凶價，為著親事不成，必駕人命，乘機搶擄，這一場人命訟事，有所不免。若使他搶去財物，做了官司本，反失下一先著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倘這廝攻入來，煩眾位努力廝打，設有差錯，我自承當。」眾家丁僕役齊聲應允，各執棍棒，於內軒軟門邊伺候。裡邊立腳未定，只聽的一片喊聲，推門搗壁，打入內軒，被程家埋伏之人，奮力截住廝打，只一陣打的張衙悍僕等紛紛倒退，中傷受虧者甚多。程望雲率領眾人，直追出門外，燈光之下，見一死屍臥於門側，眾人便欲提起丟出門外，程望雲道：「這分明是張令休移屍害我，爾等不可輕動。地鄰已經耳目，明日公廳分理便了。」當夜著人管守死屍。

次日五鼓，程望雲吩咐親丁僕役：「張家如有人來行兇撒潑，仍然下死手逐他出去，待弔去屍首，再行別議。」程望雲吩咐罷，戴笠披蓑，裝作漁翁模樣，從水門鑽入城裡，逕赴州中告狀。張令休也令家僮進詞索命。張衙那一伙凶僕，仍舊哄入程家來，只指望趁哄搶劫，誰想程家預有準備，交手處打得落花流水，張家人四散躲避。一連廝打三日，皆是程家得勝。

至第四日，本州甄爺差官提屍檢驗，兩下才得寧靜。數日後，甄刺史差人拘集眾犯審鞫。張家說，義勇張丙，懷銀百兩，盡行抄劫，現有沈鬼、孟大慧等面證。程家說，張別駕為求婚不遂，因而懷恨，移家僮病死之屍於某門口，統僕百餘人，乘機搶擄財帛，地鄰等可證。程望雲雖是有錢使用，奈何這張別駕勢燄滔天，況且讀書人官官相護，甄刺史審錄一番，判斷搶擄情輕，人命事大，將程望雲、胡三郎且關禁大獄，再行擬罪。

遠近之人，無不稱冤。

此時瞿侍郎主僕二人迤邐行至嘉禾來，就於東門外關王廟中寄宿，因連朝陰雨，不能行動。這一日，正在廟中間坐。忽見一披髮童子，跪於神案之前，手捧籤筒，口中暗祝，未及說得數句，不覺腮邊簌簌地流下淚來。瞿琰見了，暗付：「這小子為著甚事，恁般悲切？」即向前婉言詢問。不知那童子告訴些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